

自上帝說粵語以來：粵語聖經的歷史與演變¹

片岡新
香港教育大學

1. 粵語聖經的存在

聖經是基督教聖典，也是被翻譯得最多語種的書籍。現時華人的教會最常用的中文聖經是《和合本》。《和合本》，原名叫《官話和合譯本》，於 1919 年初次出版。2019 年剛好是《和合本》出版一百周年，各地華人基督教組織舉辦了各種慶祝活動，可見《和合本》的重要地位。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看，《和合本》的出版有兩大意義：第一，它是在新文學運動興起的時候出版的白話文著作；第二，因為西方傳教士參與翻譯，《和合本》可說是語言接觸的結晶。很多人都知道從馬禮遜等早期來華傳教士用文言文翻譯聖經到用白話文翻譯並出版《和合本》的一段中文聖經翻譯史。但是除了研究漢語方言面貌的語言學學者之外，比較鮮為人知的是中文聖經還包括很多漢語方言聖經。其中一種就是粵語聖經。而翻譯這些漢語方言聖經都是西方來華傳教士。²

我們自從十幾年前在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親眼看到十九世紀粵語聖經之後，對聖經翻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以一直努力收集有關資料。去年有機會到英國劍橋大學的聖經圖書館進行文獻調查，也發現許多不同版本的粵語聖經。目前對粵語聖經的全面研究寥寥可數，我們希望通過梳理有關資料，嘗試探討以下四個重點：第一，翻譯粵語的過程；第二，傳教士對粵語聖經的看法；以及第三，粵語聖經的語言特色；第四，粵語聖經消亡的原因。

2. 研究資料

關於粵語聖經，過去很多學者都參考蘇佩禮（H.W. Spillett）於 1975 年在英國聖經公會出版的編寫的中文聖經目錄。³ 此目錄列出了漢語各方言和文言文聖經，其中包括 61 本粵語聖經和譯者名稱。除此之外，我們也參考了下面的文獻。

1	Ball, J.D.	1894	<i>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i>
2	Darlow, T.H. & Moule, H.F.	1903	<i>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i>

¹ 本文為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資助研究計劃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謝。

² 見 Woodin (1890)、游汝傑 (2002)。

³ 如游汝傑 (1999, 2002)、蔡錦圖 (2013, 2018)、趙曉陽 (2013)、姚達兌 (2018) 等。

3	Hykes, J.H.	1916	<i>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i>
4	North, E.M.	1938	<i>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i>
5	天理大學中國語學科研究室	1952	日本現存粵語研究書目（稿）
6	Powell, J.V., Macleod, M. and Nida, E.A.	1972	<i>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i>
7	Spillett, H.W.	1975	<i>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i>
8	木津祐子	1994	同志社大學藏漢語方言訳等聖書について
9	野間晃	1997	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漢語方言訳聖書・キリスト教関係書目録』
10	游汝傑	2002	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
11	竹越美奈子	2013	早期粵語文獻目錄（稿）
12	蔡錦圖	2018	聖經在中國

另外，我們還參考了以下圖書館和網上資源。我們還有一些資料在個別大學圖書館或者博物館館藏目錄上找到，但在這裡不一一列舉。我們將 150 個版本的資料都寫在附錄，以供參考。

13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catalogue
14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catalogue
15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
16	Hong Kong Academic Library Link
17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talogue
18	Oxford University library catalogue
19	Webcat Plus
20	信望愛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
21	中研院圖書館館藏目錄

至於傳教士背景、早期粵語聖經的翻譯過程、拼音系統說明，我們參考了以下文獻，裡面包括翻譯聖經的傳教士寄來的書函等寶貴資料。除此之外，我們也參考了在《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刊登的文章。

22	Vrooman, D.	1863	Phonetic Alphabet for the Canto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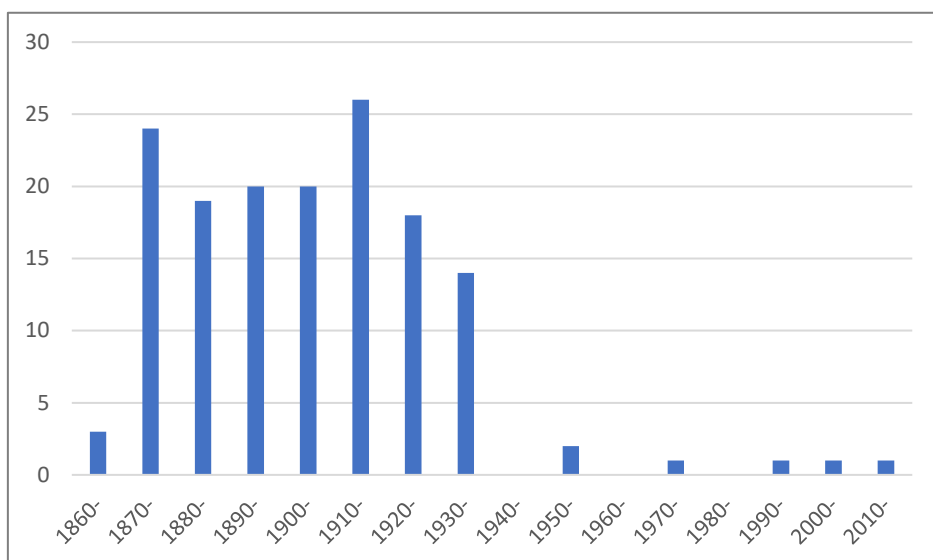
			Language
23	Wylie, A.	1867	<i>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i>
24	Lepsius, R.	1868	Hr. Lepsius las über die Anwendung des lateinischen Universal-Alphabets auf den chinesischen Dialekt von Canton
25	Burdon, J.S.	1890	Colloquial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26	Ball, J.D.	1894	<i>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i>
27	Bridie, W.M.	1904	Cantonese Romanization
28	Broomhall, M.	1907	<i>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i>
29	Noyes, H.V.	1914	<i>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i>

3. 粵語聖經的數量和出版年分

粵語聖經現時存在的最早版本是 1862 年出版的《馬太傳福音》和《約翰傳福音》，而最新的是 2010 年出版的《聖經：新廣東話》。在 1862 年到 2010 年之間一共印行了 150 種版本（見附錄）。這些版本包括《馬太福音》、《馬可福音》等單行本，把四福音和《使徒行傳》釘裝在一起的版本，整本《新約》或《舊約》，還有整本《新舊約聖經》。為方便起見，我們把所有的版本都標籤為「粵語聖經」。

下面的圖是按每十年為一個階段劃分的粵語聖經版本數量。雖然這未必反映整個出版數量，但是新的版本的出現正反映出有出版需求。從圖可見，十九世紀 70 年代到二十世紀 10 年代不斷有新的版本出現，可稱為粵語聖經最活躍的時候。但從二十世紀 20 年代開始，版本數量慢慢下降，40 年代就完全沒有新的版本出版，50 年代之後只有零星的版本繼續在香港出版。

表一：粵語聖經版本種類



在清末時期，香港已經是英國殖民地，很多歐美傳教士都經過香港去廣東各地傳教。如果粵語聖經在香港、廣州出版的話比較方便運輸，但實際上過半的粵語聖經版本都在上海的美華書館出版。另外英國聖公會在北海有傳教站和醫院，有很多羅馬字版粵語聖經也在那裡出版。明治維新之後對外開放的日本橫濱也是聖經的出版基地，有幾種羅馬字版和中西字版（英語與粵語的雙語版）在橫濱由英國聖經公會出版。可見當時粵語聖經跟東亞地區的聖經出版機構都有密切關係（見表二）。

表二：粵語聖經出版地點

香港	廣州	北海	上海	橫濱	不詳	總共
20	21	9	73	9	18	150

4. 中文聖經翻譯簡史

當時的歷史背景

英國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馬禮遜（R. Morrison）在 1807 年來到澳門。他是西方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⁴當時清朝禁止外國人學中文，所以馬禮遜冒著生命危險學習中文，後來也編了幾本中英辭典。⁵ 1840 年鴉片戰爭之後，清朝和英國於 1842 年簽訂《南京條約》，清朝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也開放五口通商。接下來清朝與列強各國締結了一系列條約，條文包括保護傳教士在華進行傳教活動，如：1844 年《黃埔條約》准法國人興建教堂；1844 年《望廈條約》允許美國人興建教堂和

⁴ 見 Broomhall (1924)。

⁵ 見李燕萍、片岡新 (2007)。

學習中文；1858 年《天津條約》規定保護傳教士和中國信徒等等。隨後很多歐美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1842 年清朝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通過香港到廣東地區傳教的傳教士也越來越多。

中文聖經的歷史⁶

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1807 年到達澳門，他學習中文之後開始翻譯聖經，1813 年先出版新約。於 1823 年得到第二位來華傳教士米憐的協助，出版了新舊約聖經《神天聖書》。郭實臘等對《神天聖書》進行修訂，出版了《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1840）。此書曾經被太平天國軍隊採用。

1843 年第一次聯合差會會議在香港舉行，參與差會包括倫敦會、美國公理會、美國浸信會等。會議通過決議：由各個差會會員成立「委辦譯本委員會」，以「公認版本」為藍本，並採用中國成語、文體及度、量、錢幣名稱，翻譯一本中文聖經。這是因為在之前出版的聖經當中的用詞分歧相當大，所以要把翻譯用詞統一起來，方便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經協議後，由美國聖經公會出版「神」版譯本，而英國聖經公會出版「上帝」版譯本。最後，新約於 1852 年面世，新舊約全書於 1854 年出版。此譯本成為《代表譯本》或《委辦譯本》（*The Delegates Version*）。後來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與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克陞存（M. Culbertson）合作，重譯《委辦譯本》新約，並自行翻譯舊約。《裨治文譯本》翻譯始於 1851 年，由美國聖經公會印行，新約出版於 1859 年，舊約於 1862 年出版。《委辦譯本》和《裨治文譯本》當時在中國比較流行，但很多駐廣州傳教士仍然覺得文言文聖經不適合給教育水平沒那麼高的草根階層使用。為了向不同階層的中國人傳教，傳教士在 1890 年舉行的傳教士大會上決定翻譯全中國通用的《和合譯本》（*Union Version*），以「聖經唯一、譯本則三」的原則，出版深文理（文言）、淺文理（淺文言）和官話的聖經，以便教育水平不同的人都可以採用適合他們的聖經來閱讀。⁷《淺文理和合譯本》新約於 1902 年出版，而《深文理和合譯本》新約則於 1906 年出版。至於《官話和合譯本》，新約於 1906 年出版，新舊約全書於 1919 年出版。因為在中國通行官話的地區廣大，所以《官話和合譯本》漸漸受到歡迎。《官話和合譯本》後改稱《國語和合譯本》，又簡稱《和合本》，成為中國教會最通行的版本。

5. 粵語聖經的翻譯過程

粵語聖經以四種形式出版：一、漢字版；二、羅馬拼音版；三、中西版（粵英雙語版）。；四、點字版。下面我們看看每種形式粵語聖經產生的過程。

⁶ 中文聖經翻譯史參考中文聖經新譯會（1986）、蘇精（2000）、麥金華（2010）、環球聖經公會（2014）、Mak（2017）、唐子明（2018）等。

⁷ 《和合本》的翻譯出版過程，見尤思得（2002）、麥金華（2010）、Mak（2017）、唐子明（2018）。

5.1 漢字版

個人翻譯

開始的時候從事翻譯粵語聖經的都是個別的宣教士。所有的資料都顯示最初出版粵語聖經的是美國長老會牧師丕思業（C. F. Preston）。但是如果說第一位嘗試用粵語的故事來編故事的人，其實是著名的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 Legge）。英華書院於 1841 年從馬六甲遷往香港，他隨著英華書院來做校長。當時他用夾雜文言文與粵語編譯過兩本小冊子：《落爐不燒》（改編自舊約但以理書第三章）以及《浪子悔改》（改編自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波乃耶（1894）引用理雅各致波乃耶的書函說，理雅各把這兩本薄薄的小冊子印好後在香港的街頭派給人。雖然這兩本不是每一章每一節地翻譯，所以不能算是翻譯聖經，但是想到直接用老百姓的粵語口語來寫故事的，他倒是第一位。丕思業（C. F. Preston）1854 年來華，他於 1862 年編譯《馬太福音》以及《約翰福音》，由美國聖經公會出版。差不多與此同時他也在 1863 年出版了《耶穌言行撮要》，此書描寫耶穌由出生到復活的故事，一共一百章，每章都摘自他自己翻譯的四福音和《使徒行傳》，而且每句都配有該福音的章節（見表三）。因此我們相信丕思業在出版《馬太》和《約翰》時，其實已經基本翻譯完四福音和《使徒》部分內容。

表三：《耶穌言行撮要》章節來源

馬太	馬可	約翰	路加	使徒	總共
33	11	25	30	1	100

據那夏禮（H. V. Noyes）（1914）敘述，丕思業是因為得到衛三畏的鼓勵才開始翻譯聖經的。眾所周知，衛三畏是最早來華的新教傳教士之一，也是個漢學家，1842 年出版了用粵語學習中文的教科書《拾級大成》，後來 1856 年也出版了粵語辭典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衛三畏精通粵語，也了解粵語區的情況。據香便文和波乃耶說，丕思業說得一口流利的粵語。衛三畏知道丕思業每天都在廣州街頭講道，跟丕思業相見後，想將翻譯粵語聖經這份艱巨的工作託付給他也不足為奇。

翻譯聯合版的建議

聖經是很厚的書籍，只靠個人的力量翻譯聖經是非常困難的事。1868 年來嶺南地區的傳教士組織委員會，決定以《公認經文》為翻譯基礎，共同翻譯粵語聖經。最初由美北長老會牧師丕思業、英國循道會牧師俾士（G. Piercy），及德國禮賢會牧師公孫惠（A. Krolczyk）三位負責。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870）的年度報告書提到駐廣州三位傳教士致英國聖經公會的書函，在信上說，雖

然現有的文言文聖經在服侍士大夫階層時起著重要作用，但因為普羅大眾，尤其是婦孺的識字率低，所以如果針對他們用 *Punti* 語體來翻譯聖經，對真理的理解會顯著提高，所以懇請英國聖經公會批准和支持。報告書上沒公開三位傳教士的名字，但提到他們駐華時間分別是 18 年、16 年、和 8 年。俾士、丕思業、公孫惠來華時間分別是 1851 年、1854 年、和 1861 年（根據 Wylie (1867)），所以我們深信這封信是由他們三個發出的。至於 *Punti* 這個名稱，其實是「本地」的標音，十九世紀的西方人經常都以「本地」代表廣州話。⁸ 可見傳教士提倡用省城通行的廣州話來翻譯聖經。書函還包括了翻譯粵語聖經的八個編輯原則（原文為英文，作者翻譯為中文）：⁹

1. 粵語口語聖經以《公認經文》為翻譯基礎。
2. 同時要參考現有三種文言文聖經。
3. 假如經文有幾種解釋，要採取最廣泛接受的解釋。
4. 要採取典雅卻又易解的口語語體。
5. 為了廣泛被接受，要採取省城的標準口語。
6. 非規範的口語漢字字體要統一。
7. 類似內容在聖經不同地方出現時，用詞、人名盡量統一。
8. 譯者不要討論「*God*、*Spirit*、*Baptism*」的翻譯。

《公認經文》是希臘文聖經，粵語聖經以此版本為基礎，可以讓粵語聖經跟世界其他語言的聖經連繫起來。1870 年時已經有修訂馬禮遜《神天聖書》的《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1840），以及同樣以《公認經文》為基礎的《委辦譯本》（1854）和《裨治文譯本》（1862）。因此如果參考文言文聖經的話，可以和其他中文聖經保持連貫性，也方便同時向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傳教。另外，從《委辦譯本》的時代開始，傳教士當中在「*God* 和 *Spirit*」、「*Baptism*」的中文翻譯上有著比較嚴重的分歧，英國和德國差會傾向於用「上帝、神（聖神）」而美國差會則傾向於用「神、聖靈」來翻譯「*God* 和 *Spirit*」；浸信會用「浸」而其他差會用「洗」來翻譯「*Baptism*」等等。¹⁰ 駐廣州的傳教士有美國、英國、德國的傳教士，為了尋求統一的版本，他們表明把這個問題擱置。粵語聖經後來都有「上帝」版和「神」版，英國和美國聖經公會往往都會贊助出版兩種版本，以便個別差會各自選用。

聯合版的翻譯

⁸ 現代粵語將「本地」讀成 [pun tei]。現時讀複元音的詞在十九世紀都讀單元音（張洪年 2007），所以 [tei] 在十九世紀讀 [ti]。「*Punti*」這個拼法符合衛三畏 1856 年的辭典所用的拼法。

⁹ 見英國聖經公會（1870:224）。

¹⁰ 見唐子明（2018）的詳細討論。

丕思業、俾士和公孫惠於 1871 年翻譯完《路加福音傳》和《歌羅西書》之後，經過駐香港的英國聖經公會通訊委員會批准，由英國聖經公會在香港出版。¹¹ 接下來，新約其他書卷也以單行本形式出版，如《馬可福音傳》（1872）、《馬太福音傳》（1873）、《約翰福音傳》（1873）、《使徒行傳》（1872）等。他們翻譯的版本當時被稱為「聯合版」（Union Version¹²）。1873 年聯合版四福音和《使徒行傳》釘裝在一起由英國聖經公會在香港出版，成為第一本粵語新約聖經，他們把 *God* 翻譯成「上帝」。而美國聖經公會也批准出版聯合版，他們把 *God* 翻譯成「神」，並在上海出版。

至於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翻譯分工情況，資料的記錄方面有些出入。據那夏禮（H.V. Noyes）（1914）敘述，丕思業沿用自己曾翻譯的《馬太》和《約翰》，俾士就編譯《馬可》，而公孫惠則負責《路加》和《使徒》。而波乃耶（J. Dyer Ball）（1894）則引用香便文（B.C. Henry）致波乃耶的書函，說明丕思業翻譯《約翰》，俾士編譯《馬可》，公孫惠負責《路加》，至於《馬太》和《使徒》則由三個人共同翻譯。無論誰的說法屬實，這三位傳教士完稿之後都需要經過互相審查，再交去給英國聖經公會審稿。

出版聯合版新約聖經「上卷」之後，很多傳教士對於聯合版的語體問題出現爭論，英國聖經公會不再批准出版新約剩下的部分。¹³ 但是很多傳教士並沒有停止聖經編譯工作，如《羅馬書》到《啟示錄》由美北長老會牧師哈巴安德（A.P. Happer）、那夏禮（H.V. Noyes）、及香便文（B.C. Henry）負責翻譯，1886 年完成了新約聖經的「下卷」。另外，英國傳教士俾士也獨自翻譯新約「下卷」，1877 年以個人名義出版。1895 年，整本新約聖經由美國聖經公會出版（神版），而英國聖經公會也將聯合版「上卷」和俾士 1877 年版「下卷」編成一本（上帝版），其中較為有名的版本是 1906 年由禮賢會牧師葉道勝（I.G. Genähr）和倫敦傳道會濟會堂長老區鳳墀修訂的《新約全書》。

舊約方面，1873 年俾士完成翻譯《創世紀》。後來由美南浸信會牧師紀好弼（R.H. Graves）、那夏禮、香便文進行修改並在 1887 年出版。1876 年，倫敦傳道會牧師赫清臣（A.B. Hutchinson）翻譯《詩篇》，而紀好弼也在 1884 年翻譯並出版《詩篇》。舊約的其他部份都由那夏禮和香便文負責翻譯，到 1894 年全部完成。新約和舊約經過幾次修改之後終於合釘，1907 年以《舊新約全書》的名稱由英國聖經公會出版。

《和合本》的影響

¹¹ 據 Spillett（1975），駐香港英國聖經公會通訊委員會提名湛約翰（J. Chalmers）和衛理會的 Henry Parkes 負責監督粵語聖經的編譯。後來因為公孫惠（A. Krolczyk）1872 年去世，他的工作由德國禮賢會牧師 J. Nacken 接任。

¹² 這裡所說的 Union Version 不同於現在的「和合本」。

¹³ 關於傳教士之中的爭論，見海恩波（1907）、那夏禮（1914）。

1919 年《官話和合本》出版之後，粵語聖經曾經進行較大的修訂，很多經文的詞彙、句式等都接近《和合本》。比如 1927 年的《新約全書》在很多方面跟之前的版本有所不同。1959 年由香港聖經公會出版的《廣東話新舊約全書》基本上跟 1927 年版之後的版本一致，可見它沒有進行修改。等到 1997 年，香港聖經公會才對粵語聖經進行全面更新，全用現代粵語出版《新廣東話聖經》，2006、2010 年重印。

5.2 羅馬字版

粵語拼音化

1828 年馬禮遜在《廣東省土話字彙》中用自己設計的粵語拼音方案拼寫粵語，而裨治文和衛三畏分別於 1841 年和 1842 年在《廣東方言彙編》(*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和《拾級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 統一使用了一套粵語拼音系統拼寫粵語。雖然這三位都是著名的傳教士，他們的粵語拼音系統和修改後的系統都被粵語辭典和教科書採用，¹⁴但這些系統因為需要使用特殊的符號，所以始終被粵語聖經採用。1863 年美國公理會牧師富文 (D. Vrooman) 也設計了一套標寫粵語的字符方案，由於此方案非常難解，所以沒人採用他的方案。

羅馬字版《路加傳福音》

1867 年由德國禮賢會傳教士 W. Louis (呂威廉) 翻譯、E. Faber (花之安) 音譯的粵語羅馬字版《LO-KA tsün fuk yam sü, Punti tsuk wa¹⁵》(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 面世，此書根據 Lepsius 系統(「列普修斯」標準字母拼音方案) 翻譯而成，在香港由英國聖經公會出版。德國差會傳教士把此系統應用到客家話聖經，它變成香港客家話聖經的主流拼音系統。¹⁶ 這是在粵語聖經上第一次正式採用的粵語音系統。1868 年列普修斯在普魯士皇家學會的期刊上報告俾士 (G. Piercy) 致列普修斯的書函，信上說駐廣州歐美傳教士以後會採用簡化的「列普修斯」式。¹⁷ 至於對粵語聖經的應用，可能是因為傳教士本身的工作繁忙，能用這個系統翻譯聖經的人也少，所以後來出版的粵語羅馬字版聖經並沒有採用「列普修斯」式。我們把整本《路加》的羅馬字用漢字改寫出來，然後跟聯合版進行比較。結果表示 1871 年聯合版《路加》跟 1867 年羅馬字版《路加》有很多經文的翻譯都相似。資料表示公孫惠

¹⁴ 比如曾經當過英屬香港政府高官的歐得理 (J. Eitel)、波乃耶 (J.D. Ball) 都在他們的粵語辭典及教科書採用這個系統的修改版本。香港地名的粵語拼音大部分都是建基於此系統，被香港政府稱為「Eitel-Dyer Ball System」。(見 Kataoka & Lee 2008、片岡 2014)

¹⁵ 原文的題目還帶有聲調符號。另外原文把 u 上面兩點放在 u 下面。因為印刷問題，本文用 ü 來代替。

¹⁶ 見莊初升、黃婷婷 (2014)。

¹⁷ 見 Lepsius (1868)。

負責翻譯聯合版《路加》。因為他屬於德國禮賢會，所以我們相信他翻譯的時候曾參考過羅馬字版《路加》。

「標準羅馬方案」

1892 年，聖經採用另一個粵語羅馬系統的《*Ma-hoh ch'uen fuk yam shue*》（馬可傳福音書）在 R. H. Graves（紀好弼）等指導下由美國聖經公會在上海出版。此本採用的是 1888 年嶺南傳教士共同開發的「標準羅馬方案」。這是改良湛約翰的粵語拼音方案的方式。因為採用英式拼法，所以「標準羅馬方案」在英美傳教士當中頗受歡迎，此後出版的羅馬字版聖經一律採用此方案。¹⁸ 可能是因為「標準羅馬方案」系統後來有些調整，《馬可傳福音書》進行了幾次修正，包括於 1894 年由美北長老會牧師 O.F. Wisner（尹士嘉）等修改並印行的再版、於 1896 年由英國循道會牧師 W. Bridie 伉儷修改並印行的第三版等。後來《路加》（1897）、《馬太》（1901）、《約翰》（1901）亦以「標準羅馬方案」音譯並在上海和廣州出版，參與音譯工作的傳教士包括 W. Bridie、美北長老會牧師 H. Noyes（那夏理）等。後來出版羅馬字版聖經的地點首次由廣州、香港移師到廣東北海（現屬廣西）進行。從 1886 年開始中華聖公會派傳教士去廣東北海建立醫院並在那裡進行醫療傳教。駐北海傳教士及其妻子由四福音開始音譯，他們用的羅馬拼音系統是修改「標準羅馬方案」的系統。整本聖經終於在 1905-7 年由美國聖經公會在北海出版（共二冊），書名叫《*Sheng Keng: Kwong-tung t'o wa*》（聖經：廣東土話），被稱為「北海」譯本。參與音譯的包括 E.B. Beauchamp 伉儷和 E.J. Horder 醫生夫人。據蘇佩禮（H.W. Spillett）（1975）資料顯示，「北海」譯本新約的底本是包約翰（J.S. Burdon）和白漢理（H. Blodget）翻譯的淺文言譯本。如果屬實，「北海」版新約不是粵語口語，而是文言文。但是我們讀這本新約時發現，所有的標音都是粵語口語拼音，所以我們估計譯者只是參考淺文言經文而已。後來出版的羅馬字版都是在橫濱由英國聖經公會出版。1910 年的《*Kau chue Ye-so Kei-Tuk ke San Yeuk Shue*》（救主耶穌基督嘅新約書）包括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由美南浸信會的 H. F. North 女士音譯。1913 年，《*San-yeuk shing-king Ts'uēn shue: Kwóng-tung t'ó wá*》（新約聖經全書：廣東土話）由上海英國聖經公會在橫濱出版，譯者為 W.E.H. Hipwell（葉惠露）伉儷。1915 年，K.I Hipwell（葉惠露夫人）用美國聖經公會的舊約和英國聖經公會的新約作底本，由英國聖經公會在橫濱出版《*Shing-king kau-yeuk ts'uēn shue: Lōh-mă-tsŭ. Kwóng-tung wá*》（聖經舊約全書：羅馬字，廣東話）。此後再沒有出過羅馬字版粵語聖經。值得一提的是，2007 年在香港由話靈命有限公司出版《廣東話拼音聖經·新約全書（和合本）》，¹⁹ 而這本書是用耶魯式粵語拼音標音的《和合本》，正確來說不是本文

¹⁸ 見 Bridie（1904），片岡、李燕萍（2009）。

¹⁹ 話靈命有限公司出版。2007.《廣東話拼音聖經：新約全書（和合本）》，香港：話靈命有限公司。

所說的粵語聖經。這正好反映了現時香港教會採用白話文《和合本》，但讀經是用粵語讀出來。

5.3 中西字版

第一本粵語中西字新約單行本著作是《路加傳福音書》(*The Gospel by Luke English and Canton Colloquial*)，1886年由上海大美國聖經會出版。1899年，大美國聖經會亦出版了由 Horder 夫人編譯的粵語中西字版《馬太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及由 Beauchamp 夫人與 Horder 夫人編譯《馬可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1900年，大美國聖經會出版了粵語中西字版路加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Luke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及約翰傳福音書(*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同年，美國長老會出版了中西字版的使徒行傳(*Acts*)。而第一本新約聖書(*The New Testament: Cantonese and English*)於1903年由大英國聖書公會及大美國聖經會出版。

5.4 點字版

Hykes (1916) 紀錄了 F. Hartman 牧師為盲人設計的四種點字版聖經版本：分別是《路加福音》(1887)、《馬太福音》(1914)、《馬可福音》(1914)、《約翰福音》(1915)。

下面表四簡單列出粵語聖經的出版過程，總共 150 本的資料見附錄。

表四：粵語聖經翻譯簡史

1862 年	丕思業翻並出版漢字版粵語《馬太》、《約翰》。
1867 年	呂威廉翻譯並出版羅馬字版粵語《路加》。
1868 年	成立委員會，集眾人之力翻譯粵語聖經。
1873 年	粵語聯合版新約（四福音和使徒行傳）面世。
1877 年	粵語新約聖經完稿。
1894 年	粵語舊約聖經完稿。
1905-7 年	羅馬字版粵語新舊約聖經出版。
1907 年	漢字版粵語新舊約聖經出版。
1913 年	中西字版粵語新約聖經出版。
1915 年	點字版粵語四福音出版

6. 粵語聖經的語言特色

下面我們探討粵語聖經的語言特色。我們先用有名的主禱文（《馬太福音》第六章 9-13 節）來進行比較。

表五：各個版本的主禱文

《委辦譯本》（文言文）（1852）	吾父在天、願爾名聖、爾國臨格、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所需之糧、今日錫我、我免人負、求免我負、俾勿我試、拯我出惡、以國、權、榮、皆爾所有、爰及世世、固所願也。
《裨治文譯本》（文言文）（1864）	我父在天、願爾名聖、爾國臨格、爾旨得成、在地如在天焉。我儕所需之糧、今日賜我、免我儕諸負、如我免負我者、尤毋導我於誘惑、乃拯我出於惡、蓋國也、權也、榮也、皆歸於爾、爰及世世、亞孟。
《耶穌言行撮要》（粵語）（1863）	我父喺天上，願你個名至聖，你國降臨到，你意旨得成就，喺地好似喺天一樣，我哋所有需用嘅糧食，今日賜過我，免嘅我哋各樣欠負，好似我免嘅欠負我嘅，更咪俾引我入誘惑，要救我脫出惡嘅，因為國呀權呀榮呀，一的都屬歸你，至到世世咁耐，亞孟。
《馬太福音傳》（粵語聯合本）（1873）	我地嘅父在天，願你嘅名係聖。你嘅國降臨，你嘅旨意得成就，在地好似在天一樣。我地需用嘅糧，今日賜我。又免嘅我地嘅欠負，好似我地免人欠負我嘅。咪引我入試惑，拯救我出罪惡。因為國呀權呀榮呀，皆係你有，至到世世，誠心所願。
《馬太福音傳：羊城土話》（粵語聯合本修訂版）（1882）	我哋嘅父在天，願你嘅名係聖。你嘅國降臨；你嘅旨意得成就，在地好似在天一樣。我哋需用嘅糧，今日賜我。又免我哋嘅欠負，好似我哋免嘅人欠負我嘅。咪引我哋入試惑，拯救我哋出罪惡。因為國呀權呀榮呀，皆係你有，至到世世，誠心所願。
《舊新約全書：廣東土白》（1907）	我哋嘅父在天，願你嘅名係聖。你嘅國降臨，你嘅旨意得成就，在地好似在天一樣。我哋需用嘅糧，今日賜我。又免我哋嘅欠負，好似我哋免嘅人欠負我嘅。咪引我哋入試惑，拯救我哋出罪惡，因為國呀、權呀、榮呀，皆係你有，至到世世，誠心所願。
《新約全書：廣東	我哋在天嘅父，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願你嘅國來到。願你

話》(1927)	嘅旨意得成就，在地如同在天。我哋日用嘅飲食，今日賜過我哋。又免我哋嘅債，好似我哋免曉人嘅債。請勿引導我哋入試惑，拯救我哋脫離兇惡。
《官話和合譯本》(1919)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上面八種主禱文當中，《委辦譯本》和《裨治文譯本》為文言文，《耶穌言行撮要》到《新約全書：廣東話》為粵語，《和合本》為國語。美國公理會牧師富文(D. Vrooman)於1863年發表粵語字符方案，他以 Lord's Prayer (主禱文) 為示例。我們解讀之後發現這段粵語字符為《委辦譯本》的主禱文。相信他曾經在廣州的教會裡用《委辦譯本》，讀經時以粵語讀出。而現在香港的教會幾乎都用粵語來讀《和合本》。也就是說從1863年到現在，粵語區的信徒都以粵語讀主禱文，只是所用的語體從文言文變為粵語，再從粵語變為官話。這裡可以看到以下四個特點，值得留意。

(1) 《和合本》現在用「阿們」，而粵語四種版本中，丕思業翻譯的《耶穌言行撮要》沿用《裨治文譯本》的「亞孟」，²⁰ 但從聯合本開始連續三個版本都用「誠心所願」。「誠心所願」是現時很多香港教會裡祈禱完所用的結束語。這樣看來，「誠心所願」差不多已經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了。它的功能跟「阿們」相近，但「阿們」是音譯詞，而「誠心所願」則是意譯詞組。聯合本《馬太福音傳》主要是俾士翻譯的。俾士翻譯的另一本《保羅達會小書》(1872) 是保羅致各地教會的書函，而每封信都以「誠心所願」結束。因此我們相信「誠心所願」可能是俾士參考《委辦譯本》「固所願也」創作的結束語。

(2) 我們還能看到早期粵語的面貌。「免曉」的「曉」讀 [hiu]，跟「囂」同音。這是十九世紀粵語最常用的動詞後綴，相當於現代粵語的「咗」或者現代漢語的「了、掉」。²¹ 另外，「一的」現代粵語的意思是「一點」，跟副詞「都」一起用的時候表示全面否定。而丕思業的「一的都」表示「全都」，也是十九世紀常見的用法。「賜過我」的「過」相當於現代漢語的「給」，表示受益者。²² 方位詞「嚟」是「處」的發音簡化而來，相當於現代漢語「那裡」。²³ 這些詞都是十九世紀粵語的常用詞。

²⁰ 天主教徒現時都用「亞孟(阿孟)」，可能是值得注意。

²¹ 見郭必之、片岡新(2006)。

²² 見錢志安(2010)。

²³ 見片岡新(2010)。

粵語聖經反映當時常見的說法，對語言學者構擬早期粵語的時候，粵語聖經提供很好的材料。

(3) 一般來說，傳教士用中文書寫聖經時，無論採用哪個語體，都有中國助手潤色（Henry 1885、蘇精 2000、Zetzsche 2000）。但是當我們仔細觀察《耶穌言行撮要》的粵語時，我們發現丕思業寫的粵語有一些像外國人學習中文的時候出現的病句，比如代詞後可以直接加名詞的例子在粵語中相當有限，「你國」、「你意旨」等要用結構助詞「嘅」等詞連接。他可能出版這本書的時候，並沒有請中國助手幫忙修改。

(4) 出版聯合版粵語聖經之後，很多人都批評聯合版的語體不夠典雅。其實傳教士一直探討適合聖經的語體。比如表示處所的介詞，丕思業用「喺」，而其它版本用書面語或官話用「在」。「在」一詞在粵語的日常口語中不會出現，但是在聖經的祈禱文中卻經常出現，表示當時的人認為「喺」在祈禱文這個語體時不夠典雅，只有用「在」才合適。

中文有很多同義或近義詞。不同語體會用不同詞彙。如果同一句經文會有不同的翻譯的話，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傳教士修改語體的過程。我們用《路加福音》第一章 35 節來進行比較。

表六：各個版本的《路加福音》第一章 35 節

《委辦譯本》(文言文)(1852)	天使曰、聖神將臨爾、至上者之力將庇爾、是以所生之聖者、得稱上帝子。
《裨治文譯本》(文言文)(1864)	天使答曰，聖靈將臨爾，至上者之能將蔭庇爾，是以所生之聖者，將稱為神之子。
《耶穌言行撮要》(粵語)(1863)	天使答、話、聖靈將臨你、至上嘅權柄將近默助你、故此你所生個聖嘅、將來稱為 神嘅仔。
《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1867)	天使話：「聖神將降臨在你，至上者嘅力將庇蔭你，所以生出個聖嘅得倒叫做上帝嘅仔。
《路加福音傳》(粵語聯合本)(1872)	天使答佢話，聖神將降臨你，至上者嘅力將庇蔭你，所以生出個聖嘅，稱為上帝之子。
《路加傳福音書：羊城土話》(粵語聯合本修訂版)(1883)	天使答佢話，聖靈將降臨你，至上者嘅力，將庇蔭你，所以生出個聖者，稱為上帝之子。
《舊新約全書：廣東土白》(1907)	天使答佢話，聖神將降臨你，至上者嘅力，將庇蔭你，所以生出個聖者，稱為上帝之子。
《新約全書：廣東話》(1927)	使者答話，聖靈將臨你，至高者之能力將庇蔭你，故此你所生嘅聖者，將稱為上帝之子。
《官話和合譯本》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

(1919)	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上帝的兒子。
--------	-------------------------

從上面的表可見，英文翻譯成「the Son of God」的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粵語聖經用十分口語化的詞「一嘅仔」來翻譯，如《耶穌言行撮要》跟美國差會選用「神嘅仔」（丕思業在「神」字前空一格，以表尊敬²⁴），而《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就用「上帝嘅仔」。後來的粵語版本都用「上帝之子」，就算 1927 年的粵語版本將以往用的「至上者」按照《和合本》的說法改成「至高者」，它也照舊用「上帝之子」。這個稱呼因為用了文言文式的「之」，念起來非常符合聖經典雅的風格。反而《和合本》翻譯成「上帝的兒子」（或「神的兒子」），視覺和聽覺都不如粵語版「上帝之子」那麼典雅。傳教士從「神嘅仔」或「上帝嘅仔」改成「上帝之子」，我們可以理解為粵語書面語當中加入了文言文的因素。嶺南有粵語入文的傳統，但這大多是在文言文當中偶爾夾雜粵語詞彙的「三及第語體」。而傳教士是在粵語口語中夾雜文言文因素，可以說是傳教士創新的嘗試。

上面 5.1 已經提及「God」和「Spirit」的翻譯，英式是「上帝」和「聖神」，美式是「神」和「聖靈」。但從表七資料顯示，無論是英國出版機構加上美國傳教士翻譯，抑或是美國英國合作出版，都會出現英式「上帝」和美式「聖靈」，如表七。

25

表七：各個粵語聖經版本中的「God」和「Spirit」

	God	Spirit	出版機構
《耶穌言行撮要》(1863)	神	聖靈	美國
《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1867)	上帝	聖神	英國(德國傳教士翻譯)
《路加福音傳》(聯合本)(1872)	上帝	聖神	英國
《路加傳福音書：羊城土話》(聯合本修訂版)(1883)	上帝	聖靈	英國(美國傳教士翻譯)
《舊新約全書：廣東土白》(1907)	上帝	聖神	英國
《新約全書：廣東話》	上帝	聖靈	美國英國合

²⁴ 關於其他文言文版本的「神」字前加空格的情況，見唐子明（2018: 196-197）。

²⁵ 關於文言文版本「God」和「Spirit」的翻譯情況，見唐子明（2018: 195-196）。

(1927)			作出版
--------	--	--	-----

7. 傳教士對粵語聖經的看法

很多傳教士用文言文聖經傳教之後發現老百姓的教育水平不夠，不能直接用文言文聖經，一定要採用當地方言來翻譯聖經。傳教士這麼重視當地語言的傾向其實是跟基督教在歐洲的發展有密切關係。1877 年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上，Goodrich (1877: 213-215) 指出中國好比巴別塔，很多方言之間不能溝通。他以英國威克里夫 (1389) 把拉丁文聖經翻譯成英文，德國馬丁路德 (1522-1532) 把聖經翻譯成德文為例，用地方語言 (vernacular) 來翻譯聖經，普羅大眾會對聖經真理的教導更清晰，更容易學會。傳教士學習中文的時候，先學當地口語，所以其實文白一致的語體對傳教士自己使用聖經也會省事，不再學文言文這種高尚語體也能明白。不過不是所有的傳教士都贊成用口語的。傳教士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總會受到中文老師的影響，知道不能以街上聽到的口語語體書寫中文，也了解到文人看不起用方言書寫的東西，擔心有交往的文人朋友反對。另外差會高層也覺得聖經是神聖的經典，淺而易懂的語體不一定適合於聖經的語體。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看，這是雙層語言社會的表現，社會上存在上層語言和下層語言。²⁶ 而宗教儀式屬於高語言的活動，²⁷ 所以聖經應該以上層語言書寫。用低層語言來讀聖經是一種冒犯的行為。傳教士的苦惱是怎樣把基督的教導用淺白的話傳播給識字率較低的民眾，但同時可以保持聖經的權威性。雖然我們不能完全了解當時傳教士的想法，但是我們還可以從聯合版譯者，丕思業 (C. F. Preston) 和俾士 (G. Piercy) 的著作中略知一二。丕思業在《耶穌言行撮要》(1863) 的前言用文言文寫道：

自來書無俗話，俗話之作未免貽笑方家，今將其書句斟字酌原原本本譯以粵東省城土音，在中材之士固不藉是揣摩，而婦孺學識無多，倘取精深之奧義出以淺近之俚言，讀之則童蒙受益也，聆之則老嫗能解也。

而俾士 (G. Piercy) 也在《天路歷程：土話》的前言 (1871) 中用文言文寫道：

在北京重按原文譯為官話，使有志行天路者，無論士民婦孺，咸能通曉。[...] 今仿其法譯為羊城土話[...]。

丕思業強調用「土音」書寫只不過是為了文化水平低的婦孺，他自己非常明白理解

²⁶ 見 Fishman (1965)、Ferguson (1972)、Snow (2010)。

²⁷ 見鄒嘉彥等 (2007)。

這種口語語體是非正式語體。俾士就知道駐北方的傳教士已經把《天路歷程》翻譯成官話，其效果甚佳，無論哪個階層都能看懂，所以效法他們用粵語書寫。他也用「土話」一詞來表示這不是正式語體。他們明明知道用當地口語書寫是讓一般老百姓看明白的捷徑，但也要顧及文人對傳教士這種非規範行為的感受。顯然，粵語聖經的副題用得最多的是「羊城土話」和「廣東土白」，令人覺得這稱不上是語言。很多傳教士從事教育工作，²⁸ 因為他們的終極目的是提高「婦孺」的教育水平，所以只要有一種普羅大眾都容易看懂的語種，傳教士其實都積極採用方言來書寫聖經的。

8. 粵語聖經消亡的原因

包爾騰（J.S. Burdon，又名包約翰）是聖公會的傳教士，1874 年到 1897 年任香港維多利亞教區主教。他曾經在北京同文館教英語，因為精通官話，1866 年跟別的傳教士翻譯並出版了北京官話譯本聖經。1890 年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上，他發表了一個很有趣的報告，從此也決定了全國方言版聖經的出版方向。他說他作了實驗，讓粵語區學生把官話寫的文章用粵語念出來，結果雖然不是百分之百正確，但基本上學生都念得出來，也看得懂文章的內容。他認為與其說每個方言區的傳教士為當地方言製造新的漢字來翻譯只有當地人民才懂的聖經，倒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傳教士開辦的學校裡，以官話的書面形式（即白話文）教授中文，朗讀時可以用自己的方言。口語要重視，但它的含意不應該局限於地區口語，應該把它擴大到全國性口語。傳教士非常重視教育事業，用粵語聖經也是為了應付教育水平較低的信徒。到了民國初期整個廣東地區的教育水平提高時，方言聖經的使命亦功成身退，粵語聖經也從而在粵語區慢慢消失了。

9. 結語

粵語聖經繼續在香港出版。因為有些教會使用，香港聖經公會於 1959 年出版《新舊約全書：廣東話》。它其實是二十世紀 30 年代聖經的重印本，裡面還保留很多十九世紀粵語聖經的語言特色，如「曉」（相當於「了」）、「乜誰」（相當於「誰」）、「掙」（相當於「把」）等。1997 年《新廣東話聖經》將這些早期粵語的詞彙、句子通通改成現代粵語的用語，如「咗」、「邊個」、「將」，並且將以往的直排改成橫排，

²⁸ 比如哈巴安德、香便文向自己母教會提出籌款辦大學，後來成為 Chinese Christian College in Canton（格致書院，嶺南大學）校長。那夏禮、尹士嘉也當過格致書院校長。那夏禮、那夏理辦過寄宿學校，後來創辦培正書院、真光書院。紀好弼夫人當了培道女校校長。香港的相關學校都把他們做鼻祖，可見傳教士跟香港的教育息息相關。關於美北長老會傳教士的教育事業，見土肥（2017）。

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雖然傳教士已經不再參與，但他們留下的粵語聖經依然有生命力。

參考書目

- Ball, J.D. 1894. *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Being Selections from Books in the Cantonese Vernacular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Romanized Spelling*. Hongkong: Kelly & Walsh.
- Bridie, W.M. 1904. Cantonese Romanization. *Chinese Recorder*, 309-311.
-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70. The sixty-sixth repor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London: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 Broomhall, M. (ed.) 1907. *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 Broomhall, M. 1907. The Bible in the Chinese Empire. In Broomhall, M. (ed.), 371-418.
- Broomhall, M. 1924.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簡又文譯. 1956. 《傳教偉人馬禮遜》. 香港: 基督徒輔僑出版社.
- Broomhall, M. 1934. *The Bible in China*.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 Burdon, J.S. 1890. Colloquial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In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Ed.),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1890*, 98-105.
- Darlow, T.H. & Moule, H.F. 1963.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Vol. II. Polyglots and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rporation.
- Ferguson, C. 1972. Diglossia. In P.P. Giglio (ed.),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325-340.
- Fishman, J.A. 1965. Who speaks what language to whom and when? *La Linguistique*, 2, 7-88.
-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Ed.). 1890.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Ed.). 1877.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Giglio, P.P. (ed.). 1972.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oodrich, C. 1877. Importance of a Vernacular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Ed.)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1877, 213-219.
- Henry, B.C. 1885.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New York: Anson D.F. Randolph and Company.
- Hykes, J.H. 1916.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 Kataoka, S. & Lee, C. 2008. A system without a system: Cantonese romanization used in Hong Kong place and personal names. *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1, 79-98.
- Lepsius, K. 1868. Hr. Lepsius las über die Anwendung des lateinischen Universal-Alphabets auf den chinesischen Dialekt von Canton und über die Berufung auswärtiger Gelchrter an eine in Peking zu gründende kaiserliche Lehranstalt. (Mr. Lepsius read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tin universal alphabet to the Chinese dialect of Canton and about the appeal of foreign scholars to an imperi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o be founded in Beijing), *Monat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Monthly reports of the 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 Berlin. Berlin: The Academy), pp. 168-177. Berlin: The Academy.
- Mak, G.K.W. (麥金華) 2017. *Protestant Bible Translation and Mandarin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Leiden: Brill.
- North, E.M. 1938.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Noyes, H.V. (那夏禮) 1914. Reminiscence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45, 631-642.
- Piercy, G. 1871. 《天路歷程土話》共五卷，廣州：惠師禮堂。
- Powell, J.V., Macleod, M. and Nida, E.A. 1972.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London: United Bible Societies.
- Preston, C.F. 1863. 《耶穌言行撮要》，廣州：雙門底福音堂。
- Snow, Don. 2010. Hong Kong and Modern Diglo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6, 155-179.
- Spillett, H.W. (蘇佩禮) 1975.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 Woodin, S.F. 1890. Review of the various Colloquial Versions.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1890), 89-98.
- Wylie, Alexander. 1867.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Zetzsche, J.O. (尤思得). 2002. 《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蔡錦圖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
- Zetzsche, J. O. 2000. 'The Missionary and the Chinese "Helper"': a reappraisal of the Chinese role in the case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Vol. 3, pp. 5-20.
- 片岡新、李燕萍. 2009. 十九世紀末一個承先啟後的粵語羅馬拼音系統：標準羅馬方案，載錢志安編，《粵語跨學科研究：第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231-244.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片岡新. 2010. 粵語體貌詞尾「緊」的演變和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 片岡新. 2014. "香港政府粵語拼音": 一個亂中有序的系統. 《中國語文通訊》，93(1), 9-25.
- 麥金華. 2010. 《大英聖書公會與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 木津祐子. 1994. 同志社大学蔵漢語方言訳等聖書について. 同志社女子大学学術研究年報, 45, 4, 17-31.
- 唐子明. 2018. 《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香港：天道書樓。
- 天理大學中國語學科研究室編 1952 日本現存粵語研究書目(稿)天理：天理大学中国語学科研究室。
- 土肥步. 2017. 《華南中国の近代とキリスト教》.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李燕萍、片岡新. 2006. 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中國語文研究》，22, 21-36.
- 郭必之、片岡新. 2006. 早期廣州話完成體標記「曉」的來源和演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6. 91-116。
- 關詩珮. 2016. 威妥瑪漢字字母化的追求. 漢學研究, 4, 263-297.
- 環球聖經公會. 2014. 《圖解中文聖經譯本》香港：天道書樓。
- 錢志安. 2010. 粵語間接賓語標記的發展和相關語法現象，《語言學論叢》，42, 189-210.
- 趙曉陽. 2013. 漢語閩粵方言譯本考述. 載黃文江、郭偉聯、劉義章（主編），《法流十道》，523-535. 香港：建道神學院。
- 竹越美奈子. 2013. 早期粵語文獻目錄（稿）（於 2014-6-17 下載自 <http://staff.aichi-toho.ac.jp/takekosi/mokurokuupdated.pdf>）
- 莊初升、黃婷婷. 2014. 《19 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中文聖經新譯會. 1986. 《中文聖經翻譯小史》香港：天道書樓。
- 鄒嘉彥、游汝傑. 2007. 《社會語言學教程》，台北：五南圖書。
- 蔡錦圖. 2013. 廣州話聖經的歷史和版本——兼論對中國方言聖經譯本的研究方向. 載黃文江、郭偉聯、劉義章（主編），《法流十道》，505-522. 香港：建道神學院。

- 蔡錦圖. 2018. 《聖經在中國》香港：道風書社。
- 蘇精. 2000. 《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
- 野間晃. 1997. 東北大学附属図書館蔵『漢語方言訳聖書・キリスト教関係書目録』、東北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 2, 39-60.
- 姚達兌. 2018. 《聖經》的粵語翻譯與粵語文學 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www.cssn.cn/zjx/zjx_zjyj/zjx_jdjyj/201808/t20180814_4541493.shtml. 2020 年 9 月 29 日.
- 游汝傑. 1999. 〈聖經方言譯本書目考錄〉，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第三輯。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80-131.
- 游汝傑. 2002. 《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附錄：粵語聖經目錄

序號	書目	出版年份	出版教會	譯者/修訂者	種類	出版地點	收藏單位
1	馬太傳福音書	1862	大美國聖經會	C.F. Preston	漢字	廣州	不詳
2	約翰傳福音書	1862	大美國聖經會	C. F. Preston	漢字	廣州	不詳
3	<i>Das Evangelium des Lucas im Volksdialekte der Puntti Chinesen: Loka tshun fuk yam su Pun ti tsuk wa</i> <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	1867	B.F.B.S.	W. Louis; 由 E. Faber 標音	羅馬字	香港	英經會
4	路加福音	1871	大美國聖經會、大英國聖經會	A. Krolczyk; G. Piercy; C.F. Preston	漢字	香港	英經會
5	歌羅西書	1872	大美國聖經會、大英國聖經會	A. Krolczyk; G. Piercy; C.F. Preston	漢字	香港	英經會
6	馬可福音傳：按希利尼原文繙譯羊城土話 <i>St. Mark's gospel. Canton Dialect</i>	1872	大美國聖經會、大英國聖經會	A. Krolczyk; G. Piercy; C.F. Preston	漢字	香港	東北/英經會
7	路加福音	1872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英經會
8	使徒行傳：按希利尼原文繙譯羊城土話 <i>The Acts: Canton Dialect Union Version</i>	1872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東北/英經會
9	保羅達會小書	1872	惠師禮堂	R.H. Graves, G. Piercy	漢字	廣州	東北/斯坦福/英經會
10	迦拉太書－腓立門書	1872	不詳	G. Piercy	漢字	廣州	英經會
11	馬可傳福音書：廣東土白	1872	美華書館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斯坦福
12	路加傳福音書	1872	美華書館	不詳	漢字	上海	英經會/斯坦福
13	創世紀	1873	不詳	G. Piercy	漢字	香港	英經會
14	創世紀、迦拉太-腓立門	1872-1873	私人印刷	G. Piercy	漢字	廣州	英經會
15	使徒行傳：廣東土白	1873	大美國聖經會、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斯坦福
16	<i>Union Version of The Gospels and Acts: Canton Dialect</i> (馬太福音傳、馬可福音傳、路加福音傳、約翰福音傳、使徒行傳)	1872-73	大英國聖經會	G. Piercy; C.F. Preston; A. Krolczyk	漢字	香港	英經會
17	馬太傳福音書：羊城土音譯	1873	大英國聖經會	A.B.S. & B.F.B.S. 共同翻譯	漢字	香港	英經會/東北/斯坦福
18	約翰福音	1873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英經會
19	約翰福音	1873	美華書館	不詳	漢字	上海	斯坦福

20	路加傳福音書：廣東土白	1873	美華書館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
21	舊約創世紀	1873	不詳	G. Piercy	漢字	香港	東北
22	使徒行傳、雅各書、彼得前後書	1875-76	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漢字	廣州	東北/英經會
23	詩篇	1876	大英國聖經會	A.B. Hutchinson	漢字	香港	美經會或英經會
24	雅各書－彼得前後書	1876	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由 A.P. Happer, B.C. Henry 修改	漢字	香港	英經會
25	新約全書	1877	私人印刷	G. Piercy	漢字	廣州	英經會
26	羅馬人書-啟示錄	1877	私人印刷	G. Piercy.	漢字	廣州	英經會
27	新約全書抄譯 (使徒行傳至希伯來人書)	1877	私人印刷	G. Piercy	漢字	廣州	東北/斯坦福
28	馬太福音	1882	大英國聖經會	F.J. Masters; H.V. Noyes; G. Piercy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29	馬太福音傳：羊城土話	1882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廣州	斯坦福/澳洲國圖
30	馬可傳福音書	1882	大美國聖經會	G. Piercy	漢字	廣州	英經會
31	馬可福音	1882	大美國聖經會	F.J. Masters; H.V. Noyes; G. Piercy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32	馬可福音傳：按希利尼原文繙譯羊城土話	1882	不詳	不詳	漢字	廣州	澳洲國圖
33	約翰傳福音書：羊城土話	1883	大英國聖經會	A.P. Happer	漢字	廣州	英經會/康乃爾/澳洲國圖
34	路加傳福音書	1883	大英國聖經會	A.P. Happer	漢字	廣州	澳洲國圖/英經會
35	新約四福音：羊城土話	1883	不詳	不詳	漢字	不詳	澳洲國圖/信望愛
36	路加傳福音書	1884	美華書館	不詳	漢字	上海	斯坦福
37	約翰福音	1884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斯坦福
38	舊約詩篇：廣東土白	1884	美華書館 (大美國聖經會)	R.H. Graves	漢字	上海	東北/斯坦福/英經會或美經會
39	路加傳福音書 (英粵語) (<i>The Gospel by Luke English and Canton Colloquial</i>)	1886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英經會/美經會
40	羅馬人書－啟示錄	1886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A.P. Happer; B.C. Henry	漢字	上海	英經會或美經會 (游)
41	創世紀	1887	大美國聖經會	G. Piercy; 由 R.H. Graves; H.V. Noyes; B.C. Henry 修改	漢字	上海	不詳
42	Luke (Braille)	1887	B.F.B.S.	不詳	點字	不詳	不詳
43	出埃及記、利未記、申命記	1888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漢字	上海	東北/美經會

44	復傳律例書：廣東土白	1888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漢字	上海	東北
45	新約聖書、羊城土話（卷上：馬太-使徒；卷下：羅馬至默示錄）	1889	不詳	不詳	漢字	不詳	東北
46	民數紀畧	1889	美北長老會	H.V. Noyes	漢字	上海	不詳
47	士師並路得記：廣東土白	1892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
48	約書亞記：廣東土白	1892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
49	約書亞記-撒母耳記上、但以理書	1892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B.C. Henry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50	Ma-hoh ch`uen fuk yam shue <馬可傳福音書>	1892	大英國聖經會	由 R.H. Graves, A. Kenmure 監督	羅馬字	上海	不詳
51	以賽亞書	1893	大美國聖經會	B.C. Henry; H.V. Noyes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52	撒母耳記下-約伯記、箴言-雅歌、耶利米書-以西結書、何西阿書-瑪拉基書	1894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B.C. Henry	漢字	上海	英經會或美經會
53	箴言	1894	不詳	不詳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54	Ma-hoh ch`uen fuk yam shue <馬可傳福音書>	1894	大英國聖經會	R.H. Graves; B.C. Henry; C. Bone; O.F. Wisner	羅馬字	上海	中大/浸大/澳洲國圖
55	馬可福音	1895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56	新約	1895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B.C. Henry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57	Mā-hóh chuēn fuk-yam shue <馬可傳福音書>	1896	"Taaí Ying Kwok Shing-shue Kung-ooi" (大英國聖經公會)	W. Bridie; Mrs. Bridie	羅馬字	上海	英經會
58	Lô-Ka ChuēnFuk Yam Shue <路加傳福音書>	1897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上海	不詳
59	<路加福音>	1898	C.M.S. (英國海外傳道會)	Mrs. Horder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60	<約翰福音>	1898	C.M.S. (英國海外傳道會)	E. B. Beauchamp, Mrs. Beauchamp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61	<馬太福音>	1899	C.M.S. (英國海外傳道會)	Mrs. Horder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62	<馬可福音>	1899	C.M.S. (英國海外傳道會)	Mrs. Beauchamp; Mrs. Horder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63	<使徒行傳>	1898-1899	C.M.S. (英國海外傳道會)	Mrs. Horder	羅馬字	北海	英經會或美經會
64	新約全書	1899	大英國聖經會	由 H.J. Stevens 監督	漢字	廣州	英經會
65	馬太福音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899	大美國聖經會	Mrs. Horder	中西字	上海	英經會/美國 UCSB/ 加大

66	馬可福音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899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Mrs. Beauchamp; Mrs. Horder	中西字	上海	英經會/UCSB/加大伯克萊
67	路加福音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Luke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0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英經會
68	新約全書	190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哈佛燕京/港大/中大/浸大/澳洲國圖
69	約翰傳福音書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0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英經會/哈佛燕京
70	使徒行傳(Acts)	1900	美國長老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英經會
71	<創世紀>	1900	C.M.S. (英國海外傳道會)	不詳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72	Ma-T'aaï Ch'uen Fuk-Yam Shue <馬太傳福音書>	1901	大英國聖經會	W. Bridie	羅馬字	上海	英經會/美經會/浸大
73	Yeuk hon chuen Fuk-Yam Shue <約翰傳福音書>	1901	大英國聖經會	由 Miss Noyes 編輯	羅馬字	廣州	英經會/美經會
74	新約聖書: 上卷/下卷	1903	大英國聖書公會、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橫濱	東北
75	新約全書: 廣東土白	1904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伯克萊/神戶市外大/加州大學
76	Mā-hóh Fuk-Yam <馬可福音>	1905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廣州	美經會/英經會
77	Sheng-keng : Kwong-tung t'o wa. Sheung kuen. Ch'ong-shai kei to shi p'in <聖經: 廣東土話 上卷>	1905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北海	哈佛燕京/英經會/港大/中大/浸大
78	San-yeuk Sheng-keng. Ts'uen shue. Kwong-tung T'o wa <新約聖經全書: 廣東土話>	1906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北海	哈佛燕京/澳洲國圖/上基圖/信望愛
79	新約全書	1906	聖書公會	在 Fung-chi Au (區鳳墀) 協助下, 由 I. Genähr 修改	漢字	廣州	英經會/澳洲國圖/上基圖/信望愛
80	Sheng Keng: Kwong-tung t'o wa Ha Kuen Cham-in to Mak Shue Luk <聖經: 廣東土話 下卷>	1907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北海	哈佛燕京
81	舊新約全書/舊新約全書 (廣東土白)	1907	聖書公會	舊約: I. Genähr	漢字	廣州	澳洲國圖/英經會/信望愛
82	Mā-t'aaï fuk-yam <馬太福音>	1908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上海	英經會/美經會

83	馬可福音	1908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84	路加福音	1908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85	新約全書 (<i>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Colloquial</i>)	1909	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信望愛
86	<i>Sz-t'ō Hāng Chuēn</i> <使徒行傳>	1909	Shing-shue Kung-ooi (大英國聖經會)	C.M.S. 共同翻譯 / H. F. North	羅馬字	橫濱	英經會
87	<i>Kau Cheu Ye-so Kei-Tuk Ke San Yeuk Shue: Kuen Yat: Sz Fuk yam uē Sz T'ō Hāng Ch'uēn</i> <救主耶穌基督嘅新約書: 卷一: 四福音與使徒行傳>	1910	大英國聖經會	H.F. North	羅馬字	橫濱	英經會/港大
88	馬太傳福音書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in English & Cantonese</i>)	191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哈佛燕京/UCSB/斯坦福/康乃爾
89	馬可福音	191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哈佛燕京
90	路加福音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Luke :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1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澳洲國圖/哈佛燕京
91	新約全書 (<i>The New Testament: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11	大英國聖經公會	不詳	中西字	橫濱	哈佛燕京/英經會
92	馬太福音	1912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哈佛燕京/英經會
93	使徒行傳	1912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94	<i>San-yeuk shing-king Ts'uēn shue : Kwóng-tung t'ó wá</i> <新約聖經全書:廣東土話>	1913	Shing-shue Kung-ooi (大英國聖經公會)	W.E.H. Hipwell, K.I. Hipwell, H.F. North	羅馬字	北海	英經會/天理/上基圖/美經會
95	新約全書: 中西字 (<i>The new testament: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13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福建師大/美經會/弘前大學)
96	舊新約全書	1913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哈佛燕京/港大/中大/浸大/加大/伯克萊
97	約翰福音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13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英經會
98	馬太福音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英經會
99	馬可福音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i>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英經會

	<i>Saint Mark: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00	約翰福音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英經會
101	路加福音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Luke: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英經會
102	路加福音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英經會
103	馬可福音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英經會
104	Matthews (Braille)	1914	B.F.B.S.	不詳	點字	不詳	不詳
105	Mark (Braille)	1914	B.F.B.S.	不詳	點字	不詳	不詳
106	<i>Shing-king kau-yeuk ts'uen shue: Lōh-mā-ts̄. Kwóng-tung wá</i> <聖經舊約全書：羅馬字廣東土話>	1915	Shing-shue Kung-ooi (聖書公會)	W.E.H. Hipwell, K.I. Hipwell	羅馬字	橫濱	英經會/美經會
107	John (Braille)	1915	B.F.B.S.	不詳	點字	不詳	不詳
108	約翰福音	1916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英經會
109	馬太福音	1916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英經會
110	馬可福音	1916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英經會
111	路加福音	1916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英經會
112	使徒行傳	1918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英經會
113	新約全書 (<i>The New Testament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20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大阪
114	馬可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rk</i>)	1921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澳洲國圖
115	舊新約全書：廣東土白	1922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天理/香經會
116	舊新約全書：廣東話	1922	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中大
117	新舊約全書：廣東土白/神	1924	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北大
118	馬太福音：廣東土白/上帝	1924	大英國和外國聖經會/美國聖書會	P. Jenkins; T.N. Wong, W.H. Cheong; Miss Law; C.L. Cheong; A.J. Fisher; G.H. McNeur	漢字	上海	英經會/哈佛燕京
119	路加福音：上帝版	1924	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哈佛燕京
120	舊新約全書	1925	大英國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天理，阪大
121	新約全書：廣東語	1925	大英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港大/中大
122	創世紀	1925	大英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牛津
123	約翰福音	1925	英國聖經公會	不詳	中西字	不詳	信望愛
124	新約全書：中西字	1926	英國聖經公	不詳	中西	上海	加大伯

			會、美國 聖經公會		字		克萊/英 經會/明 尼蘇達 大學
125	新約全書	1927	聖書公會, 美華聖經會	不詳	漢字	廣州	澳洲國 圖/美經 會/信望 愛
126	新約全書：中西字 廣東話新譯本、美 國新譯英文 (<i>The New Testament: Canton Revised Version; American Standard Revision</i>)	1927	American Bible Society (美 國聖經公 會)	不詳	中西 字	上海	信望愛
127	馬太福音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tthew, Cantonese and Chinese</i>)	1927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大 英國聖經 會)	不詳	中西 字	上海	澳洲國 圖
128	約翰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John, Cantonese and Chinese</i>)	1927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大 英國聖經 會)	不詳	中西 字	上海	澳洲國 圖/信望 愛
129	路加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Luke, Cantonese and Chinese</i>)	1927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大 英國聖經 會)	不詳	中西 字	上海	澳洲國 圖
130	新約全書：廣東話	1929	美華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上基圖/ 天理/中 山/香經 會/天理 同志社
131	新舊約全書：廣東 話 /上帝	1930	美華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天理/日 聖圖/英 經會
132	新約全書	1930	大英國聖書 公會	P. Jenkins; T. N Wong	漢字	上海	中山/北 大/中國 神學研 究院/四 國學院
133	新舊約全書	1931	大英聖書公 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信望愛
134	新約全書：中西字 廣東話新譯本、美 國新譯英文(<i>The New Testament: Canton Revised Version; American Standard Revision</i>)	1931	American Bible Society (大 美國聖經 會)	不詳	中西 字	上海	神戶外 大
135	新約全書：廣東話 (上、下卷)	1932	聖書公會、 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中國神 學研究 院
136	新舊約聖經	1933	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
137	新約全書：廣東話	1934	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教大/嶺 大
138	新舊約全書	1934	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139	新舊約全書：廣東話	1935	聖書公會、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北大/倫敦蘭柏宮 (Lambeth Palace)
140	馬太福音	1936	大英國聖經會、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澳洲國圖
141	馬可福音	1936	大英國聖經會、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澳洲國圖
142	約翰福音	1936	大英國聖經會、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廣州	澳洲國圖/斯坦福
143	創世紀	1937	美國聖經會、大英國聖經會	P. Jenkins; N.F. Kwang	漢字	上海	英經會
144	新舊約全書	1939	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廣州	哈佛燕京
145	新舊約全書：廣東話	1959	香港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英經會/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港大/中大/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
146	廣東白話詩篇擇錄	1959	宣道書局	羅聖愛選	漢字	香港	中大
147	新舊約全書：廣東話	1976	香港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私人收藏
148	新廣東話聖經	1997	香港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港大/英經會
149	新廣東話聖經	2006	香港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嶺大
150	聖經：新廣東話	2010	香港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中大